

175

封

一个武警的
边境缉毒生涯自述

遗书

田浩
著

真实故事改编

细致入微的重口味缉毒实录
展现边境缉毒惊心动魄的生死对决、
波澜背后的平凡酸涩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 CITIC PRESS

175

封

一个武警的
边境缉毒生涯自述

田浩 著

遗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75 封遗书：一个武警的边境缉毒生涯自述 / 田浩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086-5288-7

I. ① 1… II. ① 田… III. ①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38819号

175 封遗书：一个武警的边境缉毒生涯自述

著 者：田 浩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10.75 字 数：184千字

版 次：2015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 号：ISBN 978-7-5086-5288-7/I · 506

定 价：35.00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引
子

祖国西南边陲，荒山。

树木遮天蔽日，杂草齐胸，怪石嶙峋。这里地面长年罕有人迹，厚厚的树叶上偶尔能见到几只虫子蠕动着身子，不远处一条若隐若现的山路，是通往外部世界的唯一通道。鸟儿在我身旁落下，发出清脆悦耳的叫声。

“抓捕组准备，一旦收到命令，马上实施抓捕。火力支援组注意观察，如果对方开枪拒捕，可以就地击毙！”

当通话器里传来丁卓命令的时候，我手里的81式步枪随着我的手轻轻地抖了一下。此刻，两个中年男人正在离我不远的那条公路上行走，慢慢向我们接近。马上会有人去抓捕他们，而一旦他们开枪拒捕，我将亲手结束他们的生命——或许，是他们结束我们的生命。

“田浩，收到没有？收到请重复！”正在我想得出神的时候，通话器里再一次响起丁卓的声音。

刚听到我的名字，我竟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怔了一下，赶紧摸了摸通话器说：“田浩收到，如果对方开枪拒捕，就地开枪击毙！”

山脚下的两个中年男人每人肩上都挂着一支土枪，正疾步前行。其

中一人手里提着一个黑色塑料袋，根据侦查队审讯另案嫌疑人得来的口供，塑料袋里装的正是海洛因，他就是交货人。

“抓捕组准备！”目标人物越来越近，队长丁卓的声音再次响起。

“抓捕组，跟我上！”

丁卓第一个跳出掩体，芒果等四人紧随其后。虽然有树木遮蔽，但这里毕竟是人迹罕至的深山，对方又保持着高度的戒备，任何风吹草动都极易被发现。抓捕组还没有冲到目标人物身边，便被对方发现，他们迅速取下肩上的步枪拿在手里瞄准。

“田浩，你在干吗？！”丁卓见对方取枪想要射击，在通话器里责问道。

多年后，每每回忆起这一幕，我都会想，丁卓在那一刻有没有后悔把火力支援的任务交给我。火力支援的角色在这样的情况下非常重要，除非万不得已，否则绝不会让新兵担任。我还是一个只有一年多兵龄的士兵，在第一次处理交火事件时，很有可能出现大脑卡壳的情况。而火力支援一出问题，抓捕组的四支手枪 vs 对方两支步枪，自然危险重重。

听到丁卓的呵斥，我本能地把手里的81式步枪往锁骨下一拉，据枪瞄准，瞄具上准星和缺口迅速形成瞄准基线，当预定弹道指向对方脑袋时，我右手食指下的扳机正好被压到击发位置——

“砰！……”

我没有时间想太多，只看到交货人头部一歪，当场倒下，另一个人听到枪响本能地做了一个潜身动作。我的目光没有停留在被我击毙的人

身上，迅速用枪瞄准另一个人的头部，却看到执行抓捕任务的芒果已经欺身向前，一记右摆拳打在对方脸上，接着又飞起一脚，紧跟着一个前扑将对方制伏。

这是我第一次杀人。

没有看到血花溅射，没有看到子弹洞穿人体，没有看到他死前的挣扎。枪声响起的同时只有他的头向后昂了一下，如同正面挨了一锤，整个身体一下子摔在地上。一切就静止了，他甚至没有一点儿多余的动作。

从活人变成尸体，只不过在一秒之间。

任务结束了。我趴在原地没动，盯着自己的枪，难以相信我杀了人。直到丁卓将我从掩体里揪出来，我才恢复意识。被击毙的嫌疑人的尸体已经收拾妥当。我没有再看到那具尸体，射击手的第一个击杀目标最好不要让他亲眼看到，这是这支部队的惯例。

其实在现场，我并没有很大的情绪波动，只是心里隐隐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感到胸很闷。回到营地，回想白天的场面，越想越觉得不敢相信。我没有吃饭，就一个人坐在军营的凉亭下发呆。

我杀了一个人。

我杀了人，一个从未谋面的人。

我杀了人，一个我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人。

他应该和我一样，有父母、有爱的人，可能还有儿女……

后来的几天里，我脑子里盘旋的都是这些。我不敢闭上眼睛，害怕

黑夜到来——那个人倒下的画面总能出现在我的脑子里。他的家人知道他的死讯了吗？头部中弹的伤口恐怕会令家人更难以接受吧？假如我们两人的位置互换一下……

我害怕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在我的脑袋里挥之不去。我有时会盯着自己的右手食指看，它只要轻轻一动，就能结束一个人的生命。那时的我难以相信自己竟有这样的力量。以前我觉得所有的心理问题全是矫情所致，现在才知道这么想是因为还没遇过大事。

总之，我杀了一个人。

那一年，我18岁。



目
录

引子 V

入伍	001
怒江集训	013
战场模拟	049
刀山火海	083
追回情报	099
检查站	123
628 特勤大队	135
毛四	163
边境的窝点	191

芒果	225
毛义	243
暗查	261
抓捕毛家兄弟	277
张林	299
尾声	317
附录	323



入

伍

——
火车在铁轨上飞驰，底部不时传来“咯噔”一声，车身会随着声音抖动一下，犹如大地的不安。

我入伍那天是十二月初，天气似乎非常适合离别。和每次在书上看到的场景一样，天阴沉沉的，细雨夹着小雪。母亲和我坐在面包车里，去往县城武装部。到门口的时候，她替我整了整新发的冬季作训服说：“穿上这身衣服，像个小大人……我家儿子长大啦！”

下午母亲回去了，我啃了两块面包作为晚饭。雨停了，一个穿军装的中尉拿着喇叭让我们集合。当时我觉得队伍很整齐，成为老兵后，我才知道当年那只是广播体操的标准。

对千里之外的云南，我的第一个概念就是火车。从蚌埠到南京，再转车到昆明，我们要在火车上度过两天三夜。火车在铁轨上飞驰，底部不时传来“咯噔”一声，车身也随着声音抖动一下，犹如大地的不安。

这声音如同棒槌捶在心头。在火车上，我的脑子被各种碎片化的情绪塞满了。这次入伍，已将我与我的少年时代做了一次彻底的切割，如同所有的离别一样。我心里明白，我的少年时代就此一去不复返了，我

心中有点儿难过，明明尚未成熟却先对成熟产生了恐惧，这也许是属于这个年龄段应有的焦虑吧。

载着一百一十四名安徽籍新兵的K155次列车喘着粗气前进。车窗外不时掠过冒着炊烟的山村，还有南国的壮丽山河与日月星辰。

我未来的任务，就是守护这一切。

早上七点四十三分，昆明，到了。

我将行李架上的背包取下来，跟着人流走出车门，拥挤的人流上浮动着一颗颗人头，每一个人都被人流裹挟着艰难前行，回头看一眼，都可能引来身后愤怒的目光。

清晨的昆明火车站广场人来人往，广场中央的金牛雕塑低着头将两只牛角伸向前方作攻击状。我们在这里整队集合，然后被分往不同的支队。我去了第二支队。

带队军官叫丁卓，武警特勤部队出身，瘦高的身材，棱角分明的五官，浓眉大眼。他带我们上了一辆卧铺客车，连夜赶往新训大队。

新训生活大同小异，和所有的部队一样，新兵进门的时候要组织老兵列队欢迎。他们雕塑般地站在道路两旁，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然后是新兵分班、整理内务，最后统一理发。第一天的生活就是这样。

我被分在了一中队一班，班长叫姚彬，重庆合川人，一级士官。据说他在部队最想去单位就是特勤大队，他每年都会参加选拔，却总是莫名其妙被淘汰。

我被姚彬领到班宿舍的时候，里面已经有一些新兵了。姚彬指了指一个上铺，床头贴着我的名字，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以印刷体出现。下铺是一个胖子，正坐在小马扎上笑眯眯地整理被子，试图将一坨圆形的包子变成豆腐块。看我走过来，胖子一点儿也不认生，转头看着我笑：“又来人了哈。”我点点头没说话，他又接过我手里的包：“你们安徽的吧？我们四川离得近，比你们早两天到，要等人都到齐才能开始训练，你们是最后一批。听说明天就要开始了，趁今天闲着，赶紧把被子折好吧，你睡上铺不方便，就在我床上折嘛。”

我一时有点儿摸不着头脑，我不是一个喜欢热情的人，也不喜欢对别人热情。他说了一大串，我也没有回话，他有点儿尴尬地挠挠头说：“我叫赵芒果，四川凉山的，你呢？”

“赵芒果？”听到这个名字，我本能地看了一眼他的床头，果然没错。真是一个奇怪的名字，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种水果长什么样呢。

我将上铺的床按照姚彬说的样子铺好，把新发的被子放到芒果的床边和他一起叠被子、聊天，他很喜欢笑，这是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丁卓在我们身边边跑边说：“跑不动没事儿，去后面跟着女兵方队跑，她们跑三公里就行。”

第二天，我们开始了单兵队列训练。排长陈海个子不高，有点儿

胖，是当地人，他的父亲是一位烈士。一中队的中队长丁卓，是今年去我们老家征兵的干部，河南人。他是典型的军人性格，嘴边常挂着“现在”、“立即”、“马上”等词语，但他的脾气相对陈排来说还算好的，平时很温和。

新兵跑五公里越野的时候，在视觉上绝对是灾难性的。指挥官在山里的草地上一声令下，一百多人就鬼哭狼嚎着冲了出去。开始还保持着队形，可队伍领跑的老兵不停地加速，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欢迎新兵，这可比“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要刻骨铭心得多。队伍越拉越长，直到分成好几个梯队。之前我觉得自己就算不能跑出好成绩，但也不会太差，谁知跑到一半的时候，队伍最后的两个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芒果。

当时我感觉双腿像是被地球吸住一样，嘴张到最大还是吸不进氧气，眼前全是金星，头晕眼花、额头发凉、嘴巴泛苦，五脏六腑都快从嘴巴里喷出来了……在一定程度上，我已经丧失了意识，这时一个模糊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是不是真的跑不动了？”

我没有力气回答这个问题，心中第一次对参军的决定产生了怀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就为了这个？

见没人回答，丁卓在我们身边边跑边说：“跑不动没事儿，去后面跟着女兵方队跑，她们跑三公里就行。”

士可杀不可辱啊！

丁卓说完之后，我和芒果对视了一眼。芒果齙着牙，我们几乎是同时发疯似的嘶吼着向前冲去，嘶吼的声音之凄厉，音调之高昂，令周

围的新兵纷纷侧目，甚至还引来了前方老兵的驻足欣赏，我们就这样一路高歌，冲到了队伍最前方。但这样的激励效果是有限的，它代替不了体力，最终我们的速度还是降了下来，和其他新兵一样，我们胸前挂上了中午刚喝进去的紫菜蛋花汤。我们跑过的路上，到处都是留给草地的养料。

跑到终点的时候，我和芒果都不是最后一名，我跑进了22分钟，芒果跑进23分钟。这个成绩在新兵里算是中等，到底都是平常人啊。

新训开始第三天，吃完午饭后有两个小时的午休时间。我刚躺下，就看到窗外一辆猎豹开进了院子，车门打开，下来一个和我们一样没戴军衔的新兵。开车的是支队长的驾驶员，两天前开新训动员会时支队长就是坐他的车来的。训练太累了，中午要抓紧时间午休，我也就没多想。

起床后听说这新兵叫包图力古尔，刚巧分到我们班。包图力古尔，这名字一听就是蒙古人。跟包图力古尔摔过跤的人都知道，他往那儿一站，任凭你有多大力气也摔不倒他。不过他名字太长，为了叫着方便，大家就叫他包图。据说包图出身军人世家，祖父是少将，父亲也是某部校官。

几天处下来，我们发现包图确实是个好同志，典型的蒙古人性格，宽厚，豪放，上进。尤其是训练的时候，在一些科目上比班长姚彬还要好。这里要说明的是，在新兵连你训练得再好，哪怕你一路超过了班长排长中队长，也得老老实实干新兵的活儿，说新兵的话。

自从包图来到新兵连之后，每个周末都有不同的人过来看他，每次都会带很多蒙古特色食品过来，多到班里食物就没断过。偶尔吃完